封面 | 宽窄巷 | 主题策划

蜀王秘档 系列报道⑧

明首任蜀王朱椿的朋友圈

成都方正街见证方孝孺与蜀王朱椿的情谊

这条不到200米长的小街与成都市区的其他街巷并无两样。它叫方正街，一个听起来感觉这条街及两边的房子修得很方正的街名。如果有人这么理解，无可厚非。望文生义，本来就是人对脑子里积累的知识在启用时本能反应。

实际上，这条街的得名，有着非常深远的渊源，只是我们把附着在这个街名上的明朝大儒方孝孺、蜀王朱椿及他们交集的往事都遗忘了。毕竟时间已经过去了600多年，用猴年马月来形容都显得很不恰当。

2017年1月，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馆（局）的胡开全先生远赴日本，从日本国立图书馆拍摄回世界级孤本、明朝蜀王朱椿的《献园睿制集》等文集。整理《献园睿制集》时，胡开全发现，朱椿留下的文献资料中，涉及与方孝孺交往的地方至少有15处。

文献显示，朱椿非常尊敬方孝孺，两人的交往极为愉快。朱椿延请方孝孺为大儿子朱悦爆的老师，并把方孝孺居住地的书斋改名为“正学”，两人经常在一起谈经论道。方孝孺死后，成都官民在蜀王府的授意下，将方孝孺所居住的那条街改名为方正街。

清官方克勤 遭到朱元璋误杀

方孝孺与父亲方克勤都在《明史》中有传记，这是较为少见的。

父子俩与明朝的恩怨极深，深得至今仍让人唏嘘不已——清官方克勤被朱元璋误杀；名儒方孝孺又被朱元璋的儿子朱棣凌迟杀死，并株连十族，创造历史纪录。

《明史·循吏》记载，方克勤（1326-1376），字去矜，浙江宁海县人，出身于书香世家，父亲方炯元曾做过鄞县（今浙江宁波市鄞州区）的教谕（相当于县教育局长）。

在儒学书香的熏陶下，方克勤成为远近闻名的小神童。

元至正4年（1334），方克勤参加乡试。在试卷中，他仗笔直言，纵论天下大势与政治得失。

考官看后，被“吓尿了”，不敢录用他。方克勤本无心入仕，不录就不录吧，咱回家去。

明洪武3年（1370），方克勤被征辟为宁海县学训导（相当于教育局长助理）。后因母亲年龄大了而辞职回家。他一走，学生们觉得没啥学的了，“学舍尽空。”

第二年，朝廷派人征召方克勤为官。方克勤不干，躲到别的地方去了。官府有的是办法，你不去吧？把你的儿女亲家抓起来！

这一招实在太狠。方克勤心软，不如后来他儿子方孝孺那么硬心肠，只得进京。吏部组织了一次考试，方克勤名列第二，被任命为济宁府（今山东济宁市）知府。

方克勤到任后，深知民为国之根本，处处以百姓利益为重。总之，那个年代清官该做的事情，他都做了。比如，鼓励百姓耕种、减轻民众徭役、兴办教育等。

老百姓为此用歌声颂扬方知府：“孰罢我役？使君之力。孰活我黎？使君之雨。使君勿去，我民父母。”

是谁减免了我的徭役？是方市长的力量啊；是谁让我的庄稼丰收？是方市长的雨露啊；方市长啊你千万不要走，你是人民的好父母。

这真的不是阿谀奉承，是老百姓发自内心的感激。

同时，方克勤为人廉洁正直几乎到了“洁癖”的地步：自己一家人住的居室简陋到遮不住雨、挡不住风，一件布袍穿了数年就算了，兖州知州派一个小孩子给他送来两个新鲜水果，他大怒，把小孩子痛打一顿屁股后，叫他把水果带回去；他的一个同乡在附近一个县当县官，给他送来一只大雁，他不但拒收，还与同乡断交。如此种种，不胜枚举。

3年期满，省上考核政绩，方克勤无可争议地夺得第一名。

洪武8年（1375）春，方克勤作为模范代表进京，受到朱元璋的亲切接见。朱元璋称赞他“善治”，叫礼部赐宴款待。

同年五月，继续在济宁府任职的方克勤，被曹县知县程贡诬陷下狱。程贡此前因不称职，被方克勤打过板子，所以怀恨在心。

调查案子的杨御史是程贡的哥们，查来查去查不出方克勤的问题。最后，杨御史捏造说，方克勤为自家取暖盗用了官府200斤炭和柴草。

方克勤也不争辩，被免职，弄到浦江县去劳动改造一年。第二年，方克勤快被释放时，遇到“空印案”爆发，又被无辜牵连进去，直接丢了性命。

这一年，方孝孺19岁。

神童方孝孺 一身才华被搁置

方孝孺（1357-1402），字希直（一作希古），方克勤的二儿子。

方孝孺出生时，方克勤正隐居乡野治学。可能是遗传基因优秀的缘故，小神童方克勤生了一个超级小神童方孝孺。

《明史·方孝孺传》记载，方孝孺“幼警敏，双眸炯炯，读书日盈寸，乡人目为‘小韩子’”。这孩子天生就是读书的料，两个眼睛炯炯有神，每天读书超过一寸厚。

方孝孺为何被乡人称为小韩子呢？小韩子，就是小韩愈的意思。韩愈是唐宋八大家居首者，把方孝孺比作韩愈，可见方孝孺小小年纪有多厉害。

这么厉害的超级小神童，成年后，拜了一个超级大儒为师。此人就是被朱元璋称作明朝“开国文臣之首”的宋濂。

此时的宋濂，是太子朱标和后来的蜀王朱椿等王子的老师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朱椿与方孝孺也算是同门师兄弟。

方孝孺求学期间，方克勤被杀，方孝孺到京城把父亲的灵柩扶回老家安葬，一路走一路哭，连路人都跟着掉泪。

方孝孺把父亲的丧事办完，又回到宋濂门下继续求学。宋濂的门生很多，其中不乏著名人物，但他们都赶不上方孝孺。宋濂对他的评价是：“百鸟中见此孤凤。”

洪武13年（1380）秋，23岁的方孝孺告别宋濂，算是毕业了，回到宁海故里探望祖母。不久，宋濂被卷入胡惟庸案。

方孝孺的政论文、史论、散文、诗歌都写得很好，而且很有钻研精神，做学问也很有潜力。如果照这条路走下去，博个鸿儒的名衔，是没问题的。

但他偏偏没走这条路。他觉得做学问不是他的菜，他的终极目标，是以“明王道、致太平”为己任。通俗一点说，就是要像老师宋濂那样，辅佐皇帝治理天下。

方孝孺的雄心很大，完全与父亲方克勤遁世隐居的做法相反，而且还要超过老师宋濂。

一介书生，梦想有多大，似乎世界就有多大。可惜的是，当时的世界是老朱家的，他的世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

洪武15年（1382），经东阁大学士吴沉等人推荐，25岁的方孝孺被朱元璋召见。这次会面，应该是比较成功的，方孝孺庄严得体的举止，渊博的学问，让朱元璋印象深刻。

朱元璋对太子朱标说：“此庄士也，当老其才，以辅汝。”这是一个有才华的人，可作为太子的储备人才，但他太年轻了。嘴上没毛，办事不牢。小伙子，还是先回去，让岁月历练历练再说。

方孝孺满腹经纶，浑身上下每一个细胞都洋溢着惊人的才华，结果白跑一趟。朱元璋吝啬得什么官职都没给他，他又不好意思主动伸手要官。

心中有多郁闷，只有方孝孺知道。更郁闷的是，朱元璋没用他，下面的官员谁还敢用他？

洪武19年（1386）除夕夜，方孝孺马上就要进入孔夫子说的“三十而立”的年龄了。30岁了啊，自己仍一事无成，还在蹉跎岁月，说好的建功立业哪去了？

方孝孺既惭愧又苦闷，提笔写道：“三十知未老，已难同少年。功名谢时辈，心事愧前贤。”

着急也没用，该干嘛还是干嘛去。

一晃到了洪武25年（1392），35岁的方孝孺再次因朝中大臣推荐，受到朱元璋的召见。可是，朱元璋还是摇着头说：“现在不是用方孝孺的时候。”

估计方孝孺听到这个消息时，内心是崩溃的。朱元璋35岁已是吴国公，正朝着吴王的头衔奔去，自己呢？连个科员都不是！你说还不是用自己的时候，难道非要等走不动了才是时候？

不过，这次朱元璋没让方孝孺白跑路了，给了他汉中府府学教授的职位。这个教授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教授，是官名，主管学校上课、考试等具体事务，品级为从九品，好歹也算是“副村级”干部。

洪武26年（1393）正月刚过，方孝孺带着家人，怀揣着一颗火热勃发的心，前往汉中就任。

自此，方孝孺波澜壮阔的人生，真正开始了。

方孝孺受聘 入川当世子老师

成都城区红星路一段西侧，有一条方正东街，方正东街的西边，是方正街。

方正街东起福德街、石马巷交会处的方正东街，西止帘官公所街、狮子巷交会处，连接兴禅寺街，长约200米。

行走在这条生活气息浓厚的街上，你会发现，它与成都其他同类型的街道没什么特别之处。但是，你看到的，只是表象。

时光穿越到620多年前，这条街的分量，在成都人眼里，一点不逊于现在的宽窄巷、春熙路。因为，名儒方孝孺在这条街住过一段时间，蜀王朱椿经常来这里。

洪武21年（1388），正在中都凤阳阅武的朱椿，迎来了第一个儿子朱悦爆的诞生。

洪武23年（1390）正月初一，朱椿正式就藩四川成都府。朱悦爆已经能行走了，小小的身影在崭新的蜀王府中跑来跑去。

当方孝孺抵达“水土暴恶”的汉中，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坚持每天给学生讲课时，朱悦爆已5岁，到该启蒙的时间了。朱椿在这个年龄时，已在皇宫中聆听宋濂的敦敦教诲。

找谁给朱悦爆做老师呢？朱椿在脑子里搜索着。方孝孺进入了朱椿的视线：“公（方孝孺）西州士之冠冕，有识者无不心悦诚服，而新学、晚生亦有所依归也。”

方孝孺又是宋濂的得意门生，惜乎宋濂在皇宫内任帝师时自己年龄尚幼，聆听教诲较少，若能聘得方孝孺为世子老师，并与其谈经论道，必是一件幸事。

朱椿想定后，给方孝孺发去一封庄重的聘书。

方孝孺接到聘书前，对被朱元璋称为“蜀秀才”的朱椿有所耳闻，知道他“资禀甚高，而务学甚笃；闻道甚早，而力行不怠”。

方孝孺欣然同意做蜀世子朱悦爆的老师。

洪武27年（1394），方孝孺入川，朱椿把他的住地安置在今方正街。

从年龄上来说，朱椿比方孝孺小；但从地位上来说，两人的差异就是天上、地下了。但朱椿并没有按正常的上下级关系称呼方孝孺的名字，而是言必称“先生”，“尊以殊礼”，敬重有加。

两人一见如故。方孝孺每次见朱椿，一起谈经论道时，“必以仁义道德之言陈于前。”这正符合朱椿的心意，让朱椿非常高兴，“一日不见，有如三秋。”

朱椿还经常称赞方孝孺说：“方先生，古之贤者也。”方先生真是古代的贤士啊！

明朝新都人、状元杨慎（杨升庵）在给蜀成王朱让栩的《长春竞辰稿》作序中说，蜀王朱椿“自其未之分封日，则宋景濂为之傅；及其就邸，则方孝孺授其书。”

方孝孺给朱椿授的是什么“书”？儒家经典之书？想来不是。杨慎说的“书”，在这里应该不是具象的书，而是代指儒家宽仁为本的经邦治国之道。这也是宋濂10多年来一直给朱元璋灌输的理念。

这个理念，在朱元璋那里多次碰壁，却在朱椿这里找到了合适的土壤，并生根发芽结出了果实。

清康熙年间刊行的《忠烈明臣》一书中的方孝孺画像。

朱椿画像。（明蜀王陵博物馆供图）

与朱椿交往 既赞其贤又劝诫

方孝孺当时究竟有多厉害？有多出名？

明朝人屠叔方写的《建文朝野汇编》中说，方孝孺为“程朱复出”，“一世儒宗。”程，即程颐；朱，是朱熹。

两人都是理学宗师级别的人物，把方孝孺比作两人再世，而且还是儒宗，其被推崇的地位之高，大家可以自行脑补。

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在《明儒学案》中，评价方孝孺是“有明之学祖”，“当世文章，方孝孺第一。”

方孝孺推崇程朱理学，主张用礼教教化人心，这与朱椿“以诗书礼乐化一方”的治理方略不谋而合，所以深得朱椿之心。

“当时蜀治依于礼乐，公（方孝孺）之功。”这个评价，应该算是比较公允的。

根据《方正学先生年谱》记载，从洪武27年（1394）到洪武30年（1397）的4年时间里，作为朱悦爆老师的方孝孺，一共从汉中入川了3次。

这也许与我们想象的不同。既然朱椿聘请方孝孺为朱悦爆的老师，方孝孺应该就待在成都才对，为什么还要往返成都与汉中呢？

大家别忘了，从洪武25年（1392）起，方孝孺就是有正式编制的国家干部了，他的本职工作是汉中府府学教授，给朱悦爆当老师才是兼职。

而且，方孝孺并没有从汉中府府学辞职，所以他还得回去给学生上课。否则，他就算失职了。好不容易得来的一份工作，可不能轻易被抹脱，今后还指望着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抱负呢！

洪武28年（1395），方孝孺第二次入川。朱椿为他的书斋题名“正学”。方孝孺因而又被后人称为正学先生。

方孝孺被杀后，成都官民在蜀王府的授意下，将方孝孺在成都时居住的街道改名为方正街，以纪念方孝孺。“方正”二字，即从方孝孺与正学先生而来。

这次入川，方孝孺还通过朱椿，达成了一桩心愿。

宋濂客死夔州后，他的家人仍被流放到茂州（今四川北川、汶川一带）居住，生活非常艰难。

方孝孺特地前往茂州拜访宋濂家人。回来后，他向朱椿请求，希望能资助宋濂家人，朱椿答应了，“时赐粟帛，赈其家。”

永乐11年（1413），朱椿还将宋濂墓从夔州迁葬到华阳县安养乡。

洪武30年（1397），方孝孺第三次入川，也是最后一次入川。方孝孺遵照朱椿要求，专门为朱椿写了《蜀道易序》《蜀鉴》《蜀汉本末》《仕学规范》等文章。

方孝孺前后一共给朱椿写了14篇文章。这些文章，大多带有歌功颂德的色彩，称赞朱椿为贤王。

排除拿人手软、吃人嘴软的因素，以方孝孺的性格，能以如此热烈的词句毫不吝惜地称赞朱椿，一方面是二人的确志同道合，另一方面也是朱椿“谦虚好士”使然。

在《学孔斋记》中，方孝孺称赞朱椿说：“以臣观乎蜀王殿下，其圣人之徒而得其大全者乎！”我看蜀王啊，他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圣人之徒哦！

同时，方孝孺也不忘劝诫朱椿：“推至仁以治国……以一洗往古之陋，岂非天下后世之幸也哉！”你要是以仁厚的儒家治世之道管理属地，那可是后世子孙的一大幸事也！

方孝孺“工文章，醇深雄迈，每一篇出，海内争相传诵”，他为朱椿所写的文章，对全蜀乃至的影响力，可谓巨大。在宣传朱椿“以诗书礼乐化一方”中，起到了非常有效的作用，也为朱椿树立贤王的形象产生了积极作用。

方孝孺回到汉中后不久，迎来了实现人生抱负的一纸诏书。这一纸诏书，也给他带来了惨烈的结局。

方孝孺被杀 朱椿保留数首诗

洪武31年（1398），朱元璋驾崩。几天后，21岁的皇太孙朱允炆，按照朱元璋生前的安排，顺利登上皇位，是为建文帝。

朱元璋晚年时，已为朱允炆扫清“环境”，朝野中已无“老狼”。但朱元璋没想到的是，自家里还潜伏着狼，随时可以冲出来“咬人”。

朱允炆早就听说方孝孺的贤名，这个由祖父朱元璋封存的“储备干部”，现在可以为他所用了。朱允炆迫不及待地发出诏令，召方孝孺入京。

41岁的方孝孺，多年的等待终于修成正果，等来了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刻。

方孝孺到京后，被任命为翰林侍讲，第二年迁任侍讲学士。虽然品级不算高，但他已成为朱允炆身边的近臣和顾问。

朱允炆遇到重大政事，都要问询方孝孺；读书中碰到疑难问题，就请方孝孺进行讲解。修撰《太祖实录》以及《类要》诸多典籍，方孝孺都担任总裁。

方孝孺帮助朱允炆建立以仁义礼治为统治的主要指导思想，采取一系列变革措施，被史家称为“建文新政”。

不过，由于朱允炆削藩操之过急，“家狼”燕王朱棣起兵，史称靖难之役。

在战火纷飞、前方战事接连败退中，方孝孺和朱允炆仍在研究如何复古改制。

他们计划，把京城南京的承天门改名为韦皋门，前门改为辂门，端门改为应门，午门改为端门，谨身殿改为正心殿，侍讲学士改为文学博士。

方孝孺还计划恢复先秦的井田制。他认为，实行井田制可以抑制土地兼并，有利于社会的稳定。

建文4年（1402）六月，朱棣攻陷南京，方孝孺被抓。

此后发生的事情，想必大家已经熟悉，被朱棣的头号谋臣姚广孝称为“天下读书人种子”的方孝孺，遭朱棣灭“十族”，自己被凌迟处死，享年46岁（虚岁）。

有观点认为，《明史·方孝孺传》只说了“孝孺之死，宗族亲友前后坐诛者数百人”，并没有说株连十族。

“十族”包括哪些？一般指的是“父族四、母族三、妻族二、门生故旧”。

“父族四”指父母、兄弟、姊妹、儿子；出嫁的姑母及其儿子；出嫁的姐妹及外甥；出嫁的女儿及外孙。“母族三”指外祖父一家；外祖母娘家；姨母及其儿子。

“妻族二”指岳父一家，岳母娘家。“门生故旧”指在宗亲九族外的学生、同学、朋友等。

当然，并非所有“门生故旧”都被牵连，如蜀王世子朱悦爆也是方孝孺的学生，但他并没有被卷进去。

永乐元年（1403），15岁的朱悦爆奉朱椿之命，前往京城朝拜朱棣。朱棣很喜欢这个侄子，给予了不少赏赐。

蹊跷的是，在方孝孺被杀前，朱椿并没有对他施出援手。这只能解释为朱椿有鉴于形势微妙，自身都还难保，对方孝孺无力施救。

这么推测是有根据的。

朱棣杀方孝孺后，下令“藏方孝孺诗文者，罪至死”。永乐3年（1405），庶吉士章朴家藏方孝孺诗文，被斩。宋濂诗集中有“送方生还宁海”，全部被删节涂墨。

但是，朱椿却保留下了数首（篇）与方孝孺交往的诗文，并被收录进《献园睿制集》中。

只是，在目录和正文中，凡是涉及方孝孺时，为了避嫌，都把“方”字写作了“万”字。

黄勇

下载封面新闻APP
浏览最潮最新资讯

本稿全新闻
浏览封面新闻APP
www.thecover.cn